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于公案 第九十二回 惡婦凶徒齊認罪 貪財竊盜暗生心

且說帶上蕭魁，一見賢臣，不由魂膽皆碎，說：「大人不用動刑，情甘招認。」蕭氏見兄弟實說，唬得魂不附體。賢臣眼望臧官說：「知縣，蕭氏今有大宗大罪當誅：頭一件，嫉妒不賢，斷夫後嗣，理應一死；二件，害妾兇惡，毒酒殺人，理應二死；三件，倚仗兄弟，凌辱丈夫，理應三死。本院順人情以定罪。」知縣聽罷，往上磕頭說：「大人在上，卑職恨其陰毒，欲食其肉，哪裡還有愛恩心腸？」賢臣聞聽點首，吩咐青衣把蕭氏、蕭魁收監候斬。才要退堂，只見差去東安縣起賊的青衣跪倒：「稟大人，小的到東安縣杜園家內，照大人吩咐金諭，向他妻子言講，說杜園已經實招，我等奉大人差遣，來取贓物。他妻信以為真，從箱中取出贓物，金銀一包，釵環六件，小的星夜回來，銷差繳票。」賢臣聞言甚喜，提出杜園、封真並馮春、談氏，俱各傳到。當堂先把封真刑具去了，同眾人旁邊伺候聽審。又將杜園帶上公堂。賢臣手指凶徒，罵道：「該死奴才，你說贓證全無，這是何物？本院略展奇謀，真贓已獻。」令青衣將金銀釵環拿下。杜園觀看已有贓證，不敢抵賴，把威唬書生，冒名頂替，打死秋葵盜銀物一實招。賢臣吩咐：「把杜園暫且收監候斬！」又將馮春喚至堂上。馮鄉宦見杜園實招，大人斷事如神，唬得不住磕頭說：「監生污賴東牀是實，罪應當誅！懇求大人開恩免死，從今改過自新，不敢愛富嫌貧。」賢臣冷笑說：「馮春既知罪過求生，須聽本院吩咐。」說罷，提筆判斷：「杜園圖財害命，律應處斬；封真無故含冤，馮素英貞節可嘉，當堂官斷照舊為婚。」又斷：「監生馮春愛富嫌貧，禮當加罪，姑念其女貞烈，罰銀一千兩，幫助封真以為完婚之費；使女秋葵已死，令馮春厚葬；孫知縣枉法貪贓，縱容妻子蕭氏殺人，題參革職；其餘一應干連，俱各釋放回家。」

判斷已完，談氏夫人同定公子叩謝，隨眾散出衙外。馮春回家，料理掩埋秋葵，紋銀千兩幫助封真完婚。談氏、公子回到東安縣之後，行茶過禮，迎娶小姐過門，一家歡樂，感念賢臣，早晚焚香，以盡報恩之誠。賢臣發放已畢，派官監斬男女三人，退堂回後。

且說河間府離城十里豐村，住著個良善鄉民，名叫井純，字遵古，娶妻冉氏，性格賢良，有房美妾姓向，名喚麗娟。家道美，守分安居，還有個幼小家童，名叫素貴，雖是年輕，甚是勤慎。井純產業也儘夠過活。井遵古乃是讀書之人，心雄志大，每日閉戶讀書，只想名登金榜。這日正打書房往外行走，遇徐家莊柳寧至，乃是井純的表親，常來借貸。井遵古讓到書房，啟齒問柳寧來意。柳寧聞聽，滿臉帶笑說：「表兄，屢蒙所賜，感念不盡，惟是三千小錢，那裡夠用？拿到家中，盤費半月，分文無剩，現在又打饑荒，所以復來冒瀆，求兄長推念親情，再借幾兩銀子，等兄弟寬容之時，加利奉上。」井純聞言，私下說：「可惡，你屢次借貸，拿去不是嫖，就是賭！我念親情，你竟不知進退，今日又來借取，若要給他，只怕越發得意，不免阻絕。」想罷，微微冷笑說：「賢弟，我乃平等人家，哪有餘錢，只管借貸？奉勸從今再別張口，要你謹慎慇懃，哪裡吃穿得了？無事請回，家中無錢，難以遵命。」說得柳寧害羞，告辭出門而去。柳寧素性嫖賭，輸急竊盜飄流，不安本分，被井遵古羞辱一場，走出井家，心下發恨，暗罵：「井純不幫分文，反出言無狀。何不定計，叫他家破人亡，見我冒魂。」

趁此還不下手警覺與他！不然世人敬富，盡欺貧窮。」惡賊主意已定，先到南門山太爺家內，這般如此，不怕井純不遭大禍！

柳寧邁步如飛，到了南門山萬里門外。且說山萬里乃是個萬惡土豪，廣有銀錢，竟有敵國之富。交結盡是府縣官員，來往鄉紳富戶，為人心毒意恨，好色貪淫，此處軍民盡都懼怕。這日，正在門前閒看家丁遛馬，一見柳寧，開言便問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